廣弘明集卷第七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典

辯惑篇第二之三

敘列代王臣滯惑解下

梁荀濟　齊章仇子陀

周衛元嵩　宋劉慧琳

齊顧歡　魏邢子才

陳高道讓　齊李公緒

隋盧思道　唐傅奕

十五尚濟潁川人後居江左博涉眾
書志調矯俗初與梁武布衣相知及
帝登位仕不及之濟負氣日曾眉鼻
上厯畢作撥耳帝深不平之梁州刺
史陰子春左遷濟作大詩贈之文傳
時俗或稱于帝者帝曰箇人雖有才
亂俗好反不可用濟以不得志常懷
悒怏二十餘載見帝信重釋門寺像
崇盛便于時上書論佛教貪淫奢侈
妖妄又譏造同泰寺營費太甚必為
灾患其表略以三墳五典帝皇之樞
首四維六紀終古之規摸及漢武祀
金人黄新以建國桓靈祀浮圖閹竪

廣弘明集卷第十一　典　華

以控攝三國由茲鼎峙五湖仍其存
食衣冠奔於江東戎教興於中壤使
父子之親隔君臣之義乖夫婦之和
曠友朋之信絕海內散亂二百年矣
濟所控詞述於僻者至於貞觀絕俗
回莫敘之斯偏黨也述金人之初降
致黃新之異等並安擬也至如周斬
紂首豈見佛經秦抗儒士非關釋化
禮崩樂壞未覩淨尚戰國無主何關
僧偽乃云綱紀之亂何能亂之夫婦
父子何人不是但妄言可不足迷之
然濟極言惘僧深嘗佛者統知上書
必不會言亦知不能排除佛法直是
根帶不拔於微流無禁官於朝廷也
所以鄙詞罵僧深文毀佛其實寄意
譬於上帝也後之醜詞並擬斯矣
濟表云稽古之詔未聞崇邪之命重
者歲時禘祫未嘗親享竹脯麵牲數
譴宗廟違黃屋之尊就蒼頭之役朝
多嫌妖怪之胡鬼曲躬供貪婬之賊
乘恍信邪胡諂祭淫祀恐非聰明正直
而可以福諸陛下者也濟吐斯言故
動怒也梁祖享祀於晦朔四時交易

於溫清流滯動於日下興言賦於孝 廣弘明集卷第七 第三張
思故景陽臺至敬殿感陳文祖獻后
之魂何得言未嘗親享故及前事肆
情罵之竹脯麵牲用替犧栗蘋藻祠
祭豈惟有梁之時屈尊就卑乃万代
之希有遺君脫屣豈百王之虛擲哉
自非行捴八恒位隣上忍安能行慈
絕慾於盛年長齋竭誠於終事哉
又曰臣請言得失推校是非案釋氏
源流本中國所斥投之荒裔以御魑
魅者也乃至舜時竄檮杌於三危左
傳允[音鉛]姓之姦居于瓜州是也杜預
以允姓陰戎之別祖与三苗俱放於
三危漢書西域傳塞種本允姓之戎
世居燉煌為月氏迫逐遂往葱嶺南
奔又謂懸度賢豆身毒天毒仍訛轉
以塞種為釋種其實一也允姓与三
苗比居教迹和洽其釋種不行忠孝
仁義貪詐甚者号之為佛佛者戾也
或名為㪍㪍者乱也而陛下以中華
之盛冑方尊姚石羌胡之軌躅竊不
取一也案允姓之居燉煌西戎也懸
度賢豆等南梵也西戎即叙禹貢所

傳懸度已下荀濟加謗不讀三史矣
以定之尋夫懸度乃北天之險地乘
孝而度也賢豆天竺仁風所行四時
和於玉燭土絶流霜七衆照於金鏡
神幾猛利人傳天語字出天文終古
至今無相篡奪斯是地心号中國也
人行忠孝何謂無之濟之所言同因
巴罪三皇非五帝者詎可聞哉又案
釋迦出戎剖脇而誕摩耶遂殂事符
梟鏡年長爭立內不自安背父叛君
違節弥甚達多投石難陁引弓變草
常道自餓形骸安能濟物聚合兇徒
易衣削髮設言虛詐不足承稟九十
六道此道最貪吁彼淫愚衆多崇信
至如瑠璃誅釋瞿曇路左視之在生
親尚不存既殁踈何能救斯即不行
忠孝若天下習之陛下則無以自處
不取者二也尋經剖脇而誕義出前
經以懷天師功德大故非諸人俠可
以奉之又知毋人命將終故生七日
已上報天中然則脇誕背剖此亦有
之不同梟鏡如何鑑麥引弓投石事
出權行叛君遜節一何誣謗自餓以

化外道變俗以静貪門而去諸道佛
道県貪金成嬰豈誅國而不護國示
業難言君典廣之理路無沒濟巧於
合會補貼成文斯回有十不妨無狀濟
又云今僧尼不耕不偶俱斷生育傲
君陵親違礼損化一不經也觀濟興
亩專擬帝躬深知僧尼絶慾用則趨
生斯義可從固所不逆然不偶斷育
斥帝行之無容顯論寄僧罵上也又
云凡在生靈夫婦配合產育男女胡
法反之多營淫木專求布施寧非邑
廢二不經也濟之不經斯事顯也胡
法不婬胡從何有淫木布施舉事見
誅然佛之非胡乃為天種胡乃戎類
本異梵鄉猶言神州号為漢地今
撿漢者止可方于梁漢雖回初封帝
都在於京洛自餘吴楚未曰中華陸
渾觀戎又戎變夏矣惟佛一法教絶
色心胡梵二種生生常習
濟云奸胡矯詐自稱大覺而比丘徒
黨行婬殺子僧尼悲然營蠖蟻而趣
浮啚貴財力而攝黨守着伞尼能照
而故縱婬殺便是詐稱慈悲徒能照

而不能救又是大覺於群生無益而
天下不覺三不經也斯又巨謗之大
怙通人達士豈其言哉猥曲醜事豈
照此矣然大盜取國天下之罪人行
婬慾子自是佛法之賊濁現則擯於
四國將棄則沉於三途而謂僧尼志然
加誣之太甚（此又云大覺無益又云）於生無益斯並
以愚量智以聖齊凡抗大覺之成化
失淳人之弘善可謂螗蜋有非輪之
勇井蛙滯坎穽之心哉
濟云胡法慳貪惟財是与直是行三
毒而害万方未見修六度而降三寶
四不經也且財食厚生貪夫之所沒
積而能散應士之恒情六度檀捨為
初惟佛宗而立位三寶佛為教主乃
正覺之流慈無佛法安知六度之功
絕慈風豈識三寶為正化濟以不得
其志沒齒陷之但增貪競以各人未
顯敗身以袪滯俗中恒士尚不虛言
濟寔鄙夫輕馳十筆獨不聞顧雍拜
万戶封家人不知高亮受三郡賞庫無
尺絹謝安平百万賊儼然改容能仁
捨四有歸遺如涕唾斯實錄也況復

捨身愛身觀三界如牢獄惟財惟色
識八微之毒地衣盂自隨若鳥之遊
空府夫畄無滯類鳬之泛長川此等
之徒名沙門也故經云僧無祀戒不
清淨者若反於此不名為僧豈得以
職臣虔圭等稷偰與唐虞稀蕃荊棘
兆嘉苗及美木夫立言設諫清濁兩
分全恫以昏冕都掩諸髦彥理不可
也于時有梁之為政也仁育為初帝
則絕慾蔬食僧則詞林義窟冒行踞
點足可援羿射虎矣通人為論理則
統之去瑕掩過士之恒務故魯之儒
行惟孔一人監吹竊服時惟傾國僧
之真偽權實難分惟佛得知餘存視
聽故濟不達無足煩論恨其早被火
灰面陳豈不知返
濟云佛家遺教不耕墾田不貯財穀
乞食納衣頭陀為務今則不然數十
万眾無心蘭若從教不耕者眾天下
有飢之之憂違教設法不行何須此
法進退未為盡理五不經也然濟知
有遺教則知有蘭若之徒未知教有
張弛豈委三寶基業但佛德宏大天

供尚自下臨僧田福廣神擇義當上（廣弘明集失其某人破也）
踊教有開合隨根制宜不可局以糧
粒用道以通利物故經云若我弟子
如法脩行如来白毫相中无量功德
百千万分取一分供我弟子受用無
盡故知為道出家為道興供為道而
受為道弘福道本虛通非俗籌議故
受四事還宗佛德經云如法受施千金
納之必乖佛化杯水不許何得妄言
唯貪財食又經云住我施受入闇無
見反此而行如空無盡者是也是知
心外無境見境是心縱使供施隨心積
散非外經云六度在心不在事斯正
言也引證可知
濟云涅槃發問世尊滅後經教若為
得而波句經別觀此發問則瞿曇存
日門徒不能分辯真偽況中華避役
姧詐之侶焉不迷惑者尋濟此言全
非有識文明滅度魔佛難分豈述佛
世門人不識經中三種四依考定魔
佛邪正非濟所知彼亦不述又云中
華避役姧侶焉不迷謬者斯是讒言誠非
所解非避役者堪能辯之亦何不論

擁善揚惡專為務也涅槃經云雖復
出家無心志道我當罷令還俗為王
策使斯正言也如何不録以上之
齊又引涅槃閻王害父耆婆叙狀佛
以理除令其迷解俗惟事結惑網逾深
故以陰界入中求父不得本惟妄想
謂父實人橫生圖害取其重位若先
達解知父本空何必起逆國亦非有
由佛開化達悟妄心進悔懃謝從無
根信齊不達此以事徵理斥天子注
經識臣下逆乱謂佛說無父無須
除執迹毀教不是推其愚闇也餘有增
辟似像之事比擬繁論固同此例又
引張融范縝三破之論前集備詳有抗
融縝之詞見於後述乃云融縝立論無
能破之是虛言也
齊云自古帝師諸侯賓友千載一逢
猶如旦暮賢明希世宇宙獨立今乃
削髮千群不臣萬衆稱為帝師未之
可也姚石玉食三千佛寺瓊宮八百
供養厚矣終獲[illegible]亂屠滅宋齊已降
莫懲前失餘有罵僧醜詞是可掩耳
畢寄謳帝之語同狂蒙之萬言

又曰僧出寒微規免租役無期語道
志在貪婬竊盜華典傾奪朝權凡有
十等一曰營繕廣厦僭擬皇居也二
曰興建大室壯飾胡像僭比明堂宗
祐也三曰廣譯妖言勸行流布轉
帝王之詔勅也四曰交納泉布責天
堂五福之虛果奪大君之德賞也五
曰祿微收贖免地獄六極之誅殺奪
人主之刑罰也六曰自稱三寶假託
四依坐傲君王此乖咸之術也七曰
多建寺像廣度僧尼此定霸之基也
八曰三長六紀四大法集此別行正
朔密行徵發也九曰設樂以誘愚小
俳優以招遠會陳佛土安樂斥王化
危苦此變俗移風徵租稅也十曰法
席聚會邪謀變通稱意贈金毀破遭
謗此呂尚之六韜秘策也凡此十事
不容有一萌兆微露即合誅夷今乃
恣意流行排我王化方又擊鳴鐘於
高臺期關庭之節漏掛旛蓋於長刹
徹光庭之幽薄徵玉食以齋會雜玉
公之尊崇唱高越之贊唄衆食畢之
登歌羨功德則比陳詞之祝史受儭

施則等東帛之等差設威儀則効旌
旂之文物凡諸舉措竊擬朝儀去去
陛下方更傾儲供寺乃乗擬附庸之
儀肅拜僧尼三事執陪臣之礼寵既
隆矣侮亦劇矣臣不取者四也
觀濟所列十條同歸一偽牽引擣合
増動帝心素達帝之機神深銜帝之
不齒無何以通蓄憤假謗以暢面識
言雖若直意寔輕侮何者上列僧偽
無惡不揚言帝重之明帝無識斯則
獨夫闇主不言自形飾詞覆詐迹冒
露矣故曰知人惟難人會其難知知其難者乎
載惟一梁祖深知濟情無堪莅政故
曰有才而好反豈徒言哉然則後之
上事皆則濟之才辯相去懸矣故呈
拙矣
濟云陛下以因果有必定之期報應
無遷延之業故崇重像法供施弥隆
勞民伐木燒掘螻蟻損傷和氣豈顧
大覺之慈悲胡鬼堪能致福可廢儒
道釋尭足能除禍屏絶干戈今乃重
闕以備不虞擊柝以爭空地煞螻蟻
而營功德既乖釋典崇妖邪而行諂

祭又勸名教五尺牧豎猶知不疑四
海之尊義無二三其德臣為陛下不
取五也詳濟以事徵理令則以理通
事夫因果報應事同影響若不信因
前果後則不謂形動影隨物理顯然
如何致感伐木掘地天常之舊規造
寺興供人倫之厚敬勞民損蟻何帝
无之是以福不自資四俗不辞勞役
罪不及他百蟲死而非罪謂正法為
娛書以潔齋為諂祭斯並幽明之所
切齒賢聖之所哀矜然濟不知岳瀆
大神奉佛而祈福賜天地靈聖拜首
而請玄章故能峙立宇宙之中獲四
无畏獨居空有之界具四辯才非濟
所知或知而故謗以動帝情也
濟曰秦正受誅於三山漢徹見欺於
五利信順妖訛一至於此不察情為
豈懲前失又引五事明宗齋兩代重
佛敬僧國移廟改者但是佛妖僧為
奸詐為心墮胎殺子昏婬乱道故使
宗齋磨滅今宗齋　寺像見在陛
下承事則宗齋之變不言而顯矣今
僧居坐夏不煞螻蟻者愛含生之命

也而傲君父忘仁於蚰蟲也隨胎煞
子及養於蚕蛋也夫易者君臣夫婦
父子三經六紀也今擇氏君不君乃
至子不子經紀紊乱矣濟引宗齊信
佛而早亡斯欺帝也何獨毀佛亦毀神祇夫
運業發興天之常數禪讓放誅有國
變通前王自享於萬年後帝無宜而
取位此乃交謝之恒理生滅之大期
何得執一代之常存而迷百王之草
運都不可也齊宗諸帝所以重佛敬
僧者知帝位之有由故銜恩而酬厚
德也又知帝位之無保故行因而仰
長果也昔因既短不可延以万年故
有梁之受禪也今因未就不可即因
而成果故受報於未來也是則業運
相循四序無失如何輕佛無報應乎
若輕無報應則郊廟諸神昊天圓丘
地祇方澤山川望秩一切須除豈獨
佛僧濫受誣罔乃云隨胎煞子今存
好仇今亦好仇何為于政自不見也
書奏梁武大怒集朝士將加顯戮濟
密逃於魏欲匡靜帝事露為齊文襄
燒煞之年八十餘矣濟所行非理妄

逞才術于政吕宗負智自誡古云不
在其位不謀其政濟布衣之人而謀
廟堂之事濫矣佛行仁化無損王臣
守戒潔心除邪滅惑此佛教也故三
學入正以導出家六度四弘用開士
俗其中通局適化隨緣悟達為宗歸
非佛意而濟不談正行之士專述乱
業之夫以為排真以邪陵正以寡伐
衆以僻乱今禍不謀身盜陳無上之
典餘殃不盡終被焚身之酬深可悲矣
十六章仇子陁者魏郡人齊武平中
為儒林學士于時崇重佛法造制寺
極风厥良沃恚為僧有頌竭府藏充
佛福田俗士不及子陁微官因非所
幸乃上疏陳曰帝王上事是天下字
黎庶君臣夫婦綱紀有本自魏晉已
來胡妖乱華背君叛父不妻不夫而
奸蕩奢侈控御威福生受加敬輕欺
士俗妃主晝入僧房子弟夜宿尼室
又云臣不惶不恐不避鼎鑊輙沐浴
輿櫬奉表以聞有十餘紙書奏帝
震怒欲幾之高那肱曰此漢覓名欲
得死陛下若斫伊頭落漢術內可長

禁令自死從之經二年周武平晉出
之隋初猶存不測其終今讀子陋表奏
惟述僧之妓婦蓄積財事更無別致
吐言繁重隨事廣張無識者謂上事
摭多通賠者止惟二轍謂財色也大
同荀濟之言才理雲泥不及于時魏
齊兩代名僧若林舉十統以縮之至
昭玄以司之清衆肆如不可陷溺子
陋家素負煎投庇莫從形骸所資唯
衣与食困此終宴長弊飢寒嫉僧厚
施致陳抗表終被抑退不遂其心可
謂瘖瘖漢博士詞費而無鎔撿傳弃
又加粉墨言轉浮碎為下愚者所笑
何況上達者哉
十七衛元嵩本河東人遠祖從官遂
家于蜀梁末為僧陽狂浪宕周氏平
蜀因尒入關天和二年上書略云唐
虞之化無浮圖以治國而國得安齊梁之時有寺舍以化民
而民不立者未合道也若言民壞不由寺舍國治豈在浮圖
但教民心合道耳民合道則安道滋民則治立是以齊梁像
法而起九級連雲唐虞憂庶人而累土堦投地無齊梁非
無功於寺舍而祚不延唐虞豈有業於浮圖而治得久但
利民益國則會佛心耳夫佛心者以大慈為本安樂含生終
不苦役黎元虔敬泥木損傷有識蔭益無情而大周啓運繼
歷膺圖總六合在一心齊日月之明與養四生迎世覆万
姓同玄天實二皇之中興羌北民之始過戊五帝之新立
慶黎慶之逢時豈不慕唐虞之勝風遣齊梁之末[illegible]
造平延大寺容貯四海万姓不勸立

曲見伽藍偏安二乘五部夫乎延寺
者無選道俗同擇親疎[illegible]城隍爲寺
塔即周主是如来用郭邑作僧坊和
夫妻爲聖衆勤用蠶以充戸課供政
課以報國恩推令德作三綱遵耆老
爲上座選仁智充執事求勇略作法
師行十善以伏未寧示無貪以斷偷
刼若是衣寒露養孤生定鰥夫配寡
婦矜老病免貧窮賞忠孝之門伐凶
逆之黨進清簡之士退諂佞之臣使
六合無怨紂之聲八荒有哥周之詠
飛沉安其巢穴水陸任其長生云云
嵩此上言有所因也曽讀智論見天
王佛之政令也故三乎延然述佛大
慈令生安樂斷得理也事則不介夫
妻乃和未能絶慾城隍充寺非是聖
基故不可也即色爲空非正智莫曉
即凡爲聖豈凡下能通故須兩諦雙
行二輪齊運以道通俗出要可期
嵩云不勸立曲見伽藍者以損傷人
畜故也若作則弄諸佛大慈昔育王
造塔一日而役万神令造浮圖累年
而損財命況復和上作涅槫兀成曰

為草虫而作火劫助螻蟻而起水災
御虜仁慈未應盡許斷誠誠也故比
丘造房先除妨難有損命者必不得
為重物起慈即為仁塔理極工矣事
平行之
又云請有德貧人免丁輸課无行富
僧輸課免丁富僧輸課免丁則諸僧必望
停課爭斷慳貪貧人免丁則衆人必望
免丁競脩忠孝無則興佛法而安國
家實非滅三寶而危百姓也有十五
條惣是事意勸行平等非滅佛法

勸不干等　是滅佛法勸貪棄　勸念貧窮
勸捨慳貪　勸人發露　勸益國民
勸獊為民　勸人和合　勸恩愛會
勸立市利　勸行敬養　勸寺无軍人
勸舞蠻三藏　勸少立三藏　勸立僧訓僧
勸敬大乘誡

上列事條反則滅法順則興教并陳
表狀及佛道二論立主客論小大尚
以理通我不事二家惟事周祖以二家
空立其言而周帝親行其事故我事
帝不事佛道之詞頌廣三十餘紙大
略以慈救為先彈僧奢泰不崇法度

元言毀佛有叶真道也故唐吏部唐
臨冥報記（云云）

十八劉慧琳秦郡人出家住揚都治
城寺有才學為宋廬陵王所知著均
善論（一云白黑論）其論難窮通後法義篇備
之矣大較云但知六度与五教並行
信順与慈悲齊立殊塗同歸不得守
其発足之轍也

十九范縝南郡人少孤貧學於沛国
劉瓛而卓越不羣在門下積年芒屩
布衣徒行而危言高論盛稱無佛有
於自然其詞亦備後法義篇沈休文
難之故不煩載

二十顧歡吳郡人以佛道二教互相
非毀歡著夷夏論以統之略云在佛
曰實相在道曰玄牝道之大象即佛
之法身佛則在夷故為夷言道既在
華故為華語獨立不改絕學無憂曠
劫諸聖共遵斯一老釋未始分迷者
分未合億善遍脩脩遍成聖雖十号千稱終
不能盡然其文中抑佛而揚道斯門
人也不足評之又張融門律意亦同
歡前集已詳後更略引亦備法義篇

且佛則金姿丈六道則白首同凡佛則捨王位道則臣王者佛化無國不有道則不出神州佛則塔遍閻浮道則冢居槐里全不同也何得輒引以擬倫乎

二十一邢子才河間人仕魏著作郎遷中書黃門郎以為姓人不可保謂元景曰卿何必姓王元景變色子才曰我亦何必姓邢能保五世耶然佛是西域聖人尋已冥滅使神更生安能勞苦今世邢子才為後身張阿得耶亦有難解如法義篇自尋之

二十二高道讓者涼書述云釋氏之化聞其風而悅之義生天地之外詞出耳目之表斯獎教之洪致九流之一家而好之既深則其術亦高而圖寺極壯窮海陸之財造者弗恡金碧殫生民之力豈大覺之意乎然至敬无文至神不飾未能盡天下之牲故祭天以繭栗未能極天下之文故藉神以槀秸苟有其誠則蘋藻侔於百品明德匪馨則烹牛下於礿祭而況鷲山之術彼岸之奇而可以虛求乎

廣弘明集卷七　第二十張　曲

乃有浮遊都鄙避苦逃役原其所致

百氏一焉既朱紫一乱城社狐鼠焉

大法之精華損農蚕之要務執契者

不以為患當衡者不以為言有國者

宜鑒而節之此則讓為護法之能臣

矣并又何為哉之可謂高識之人焉

載于高識之傳者可也

二十三李公緒趙郡人通經史善陰

陽見有喪之家憂齋供福利便白佛

教者脫略父母遺蔑帝王揖其親於

礼義赭衣髡剔自比刑餘妄說誑惑

推利是親陰陽名墨雖然繁苛為福

四時節用有取至如慈術則傷化詐

幽滋為鬼道惜哉舉國皆迷彼業我

寡悲哉吾之死也福事一切罷之亭

華即戒有識不許弟子學孝御屬

文讀佛經脚指夬之斯非達士俗自

保尊執之大魁者惜哉生為徒生無

上善以資神死為徒死有下惡以流

報宜其隨業又奈何期來際莫知魏

在為識与夫羣畜愚妄奚以異哉

二十四盧思道范陽人仕齊為黄門

郎周武平齊詣京師作西征記略云

姚興好佛法羅什譯經論佛面遍海
內士女為僧足者十六七糜費公私
殲以巨萬帝獨運遠略罷之强國富
民之上策也又作周齊興亡論略云
周祖始位大冢宰宇文護太祖之猶
子也負圖作宰親受顧命周祖高居
深視一朝折首凡厥黨與咸見夷戮
乃棄奢淫布公道屏重內躬大布始
自六宮被於九服以為釋化立教本
貴清淨近世已來糜費財力遂下詔
削除之亦前王之所未得也思道為
論糺其糜費罷之則謂强國富民之
策斯一代之小識未達大之弘略也夫
佛法之行化也要在清神滅惑也彼
費財崇福者知身命財終歸散滅徒
為保愛興厚生守財之奴也故俗云
多藏厚亡積而能散石崇以財色而
受誅殺辛亦同之而早戮自古咸尒
溢於見聞而不能止者乃貪惑使之
然也
昔漢武壽陵秦皇終隴財寶充牣畢
被侵開何若捨貪積而興上福以崇
景仰之至割形骸而從道化以冀

廣弘明集卷第十七　第二十二張　由
金之極者可也不然蔵積空房自
他形神校計晨夕无暇身死名滅卒
從他手今昔如此習俗相仍略舉近
代齊代之行福也寺塔崇盛僧衆雜
聚不能節之以道縱其淆乱斬斛律
明月虛聽讖詞周軍聞便解甲齊后
斯闇主也權守國資不能周給守文
旣破帑藏充盈不觧身用銜紲而
詣軍門財寶並為周有周祖旣廢二
教自以為万代之上筞也西平東討
無徃不尅以為滅法之覇略也固天
宥之統収齊餘泉貨鳩拾素是負
國縑纊全布一旦獲之塡匈滿目連
手運帛接軫長途斯為大盗之滅國
乃以為興師之盛業也生滅得失曽
不籌權譬前快意莫慮於後我旣破
他他亦破我自古恒今無得不思周
祖謂以萬代常存与天地而齊壽也
窮討巖穴務存蔵積守倹保素尅邑
勵俗亦万代之一人也當年崩背而
其子用之大張文物高陳聲勢卽開
佛法以徙百姓之　歡心又顯勝相用
呈大國之威雄也立四皇后表八柱

廣弘明集卷第七第三張 曲 寿

國前後國溥隊仗倍常各二十四白
古皇王莫之比擬立元宣政禪位小
兒時在縕褓王位斯及自号天元皇
帝也春秋方富未許喪身不盈一載
又從万古見小不立后父控衡曆移
運從隋高受禪位及國財並為隋有
斯可師也而不師之隋雖重法虜陳
寺塔至於財事無足稱言故使蓄積
穀帛遍於國中倉庫夥實不能散施
故福門雖開示存而已及煬帝之末
天下沸騰郊壘風驚畿甸霧結翻登
位也哥帝德而曰万年後陵遲也咸
函焉而揚諸倉廩資於群盜糜爛
者無窮形骸執於賊臣百辟困於黔
首舉斯以統無得守株佛之誠言信
而可驗何以知其然耶自古登臨無
不高稱萬歲歲之有萬斯即有期況
減於萬何代不有既前王不守於萬
固知後帝義不逾之各取万歲今何
所在五運相襲可不鏡諸是以明后
英賢知五家之必散上智高識鑒三
堅之可循已用之財如影之相逐未
用之物不可賜及怨親所以於國於

家遺之如脫屣若財若命弃之若遊
塵莊嚴性識使早備法身成就善權
務律梁諸有斯至教也餘諸幻有知
何所論故經云劫燒終訖乾坤洞燃
須弥巨海都為灰揚天龍人鬼於中
凋喪二儀尚殞國有何常如斯法句
可以尋真自外凡鄙固非其務
二十五傅弈北地泥陽人其本西涼隨
魏入代齊平入周仕通道觀隋開皇
十三年与中山李播請為道士十七
年事漢王及諒反遷于岐州皇運初
授太史令武德四年上減省寺塔僧
尼益國利民事十一條高祖閒之意
不行下弈乃多寫表狀遠近流布京
師諸僧作破邪論以抗之如後所列
弈表云一僧尼六十已下簡令作民
則兵強農勸　易曰男女攝精萬物
化生此則陰陽父子天地大象不可
弃也今衛壯之僧婉變之尼失礼不
婚夭胎殺子減損户口不亦傷乎今
佛家違天地之化背陰陽之道未之
有也請依前條尋老子至聖尚謁帝
王孔丘聖人猶跪寧相況道人無耶

德義未隆下忽公卿抗衡天子如臣
愚見請同老孔弟子之例拜謁王臣
編於朝典者并奏如此未足理論出
處殊途不可一述易稱攝精佛則絕
慾固知李氏道門相結伉儷日夕共
會順易陰陽不順則与佛何殊若順
圖其恒俗何為學僧守靜絕慾無為
以事討論經綿自顯如上已述迷者
未尋且李耳子孫遍於天下張陵餘
胤散列諸州祖宗遺緒如何輒異若異其
先斯為絕嗣三千之罪莫有高之況
復黄書服氣三五七九之經上下相
和四眼二舌之教不可削也佛教不
尒慾是過原先必戒之方袪俗滯此
則佛道之分途也高識者體之
又云請同孔老門人拜謁王臣者不
知弃出此語何以自陳毀僧傲親抗
君非為忠孝固知道士常拜君親如
何自見道士從僧抗礼不能自化其
類何用彈人實而言之道士由來拜
謁竊形濫吹冒入出俗之儔致有黄
巾乃張角之風也法儀抗礼是緇徒
之範也至如李老之服本冀朝章逵

復同蘭臺太史揖讓等大夫之儀也　廣弘明集卷第七　第十六張　典
如何門人高抗先師之位仰則沙門
之法都不可也會逢寬政豈不編之
以法讖訶於何逃責但弈上事碎亂
不經或言胡佛邪教退還西域或云
三万戶州且存一寺不足挍也
一弄云大唐丁壯僧尼二十万衆共
結胡心可不倫豫之哉請一配之則
年產十万此亦劉生之古計也無用
陳之如前已顯斯則女子帶甲觧夫
執戈餌敵負國一何可笑又大唐寺
籍佛道二衆不滿七万如何面欺
上帝二十万衆乎斯即自刑無勞他慶
二明寺作草堂土舍則秦皇漢武為
有德之君良以佛縱奢侈寺塔八万
四千此國劫之又增其倍凡百士庶
瞻愁往罪虛規來福浪說天堂地獄
誑我華人至如秦皇阿閣漢武甘泉
古迹宮觀不過十數史官書之號曰
無道曾不言佛無道過之又列張融
三破之言廣如前集今重顯之佛之
化也條樹為家形骸有累權開小室
寺塔崇廣信心所營請僧福用非僧

廣弘明集卷第十 [illegible]

謂造至如天堂地獄善惡之報殊爲
品類區分升沉之義天刑不知道經
往往亦述地獄須要天堂有幾地獄
何所設
故道書虛云天人同其願飄飄入莽
微七祖生天堂我身白日外如是非
一述天堂也不許僧云是誰過乎
三明請滅寺塔則民安國治者由於
胡虛說造寺之福庸人信之爲營寺
塔小寺百僧大寺二百以兵率之五
寺强成一旅揔計諸寺兵多六軍侵
食生民國家大患請三萬户州且留
一寺又引自古已來僧反十餘自儀
兇黨至今猶在請必除盪用消胡氣
浹旬之間宇宙廓清亓奏如此妄述
兵多于時二衆不滿七萬半爲尼女
豈等大國之六軍乎又云又僧兇黨
猶在者僧之從逆爲俗所拘一身獨
立如何動衆虛引飾詐亂俗惘君天地
不容故早磨滅又統詳之賊臣酷吏
何代不無濁濫當官何時不有堯放
四兇非由事佛舜既絶嗣豈是僧風不
可以一臣逆節舉朝同誅一僧爲過全

廣弘明集[illegible]

宗族誠齊奏狀曰望即依行明明作

辟固絕其議

四明僧尼衣布省齋則貧人不飢蚕

無措死者皆聞佛戒僧尼糞掃衣五

綴鉢望中一食獨坐山中清居禪誦

與佛之章法也若殺蚕作衣佛戒不

許今則知佛理虛故生違犯[illegible]餘

則部罵惡類廝下之言不是聞也

五明斷僧尼居積則百姓豐满將士

皆富

六明帝王無佛則大治年長有佛則

虐政祚短者

七明封周孔之教送與西域胡必不

行者

八明統論佛教虛多實少

九明隱農安匠市鄽處中國富民饒者

十明帝王受命皆革前政者

十一明直言忠諍古來出口禍及其身

者此之十一條通釋甚衆為存詞貴約

同諸異解奏之高祖覽之大悦詔發

諸州寺塔至九年六月四日後上請

曰傜大直奏事怡殺人今日後勿懼

貞觀六年又上書令僧吹螺不合擊

鍾又言佛法妖僞勅示蕭瑀瑀曰傳
奕非聖人者無法奕駮曰瑀先祖已
来不事宗廟専崇胡鬼非孝者無親
因集佛教入中華已来士人識見高
遠有駮議其妖惑者為高識傳奕
傳如此云高祖從其言而廢寺者斯
惘君也豈有四年上事九年方廢者
諸州寺塔乎竟無此詔如何信之一
條假誑万途可悲奕身死後出傳貨
之言雖矯詔无命可死又云上書不
許擊鍾斯妄作也經云擊鼓戒兵鳴
提集衆又云撞擊佛鍾斯非教耶又
述蕭瑀不事宗廟専事胡佛斯靣欺
勞宰伯也梁典云高祖七廟每祭畢
滞泗滂沲是何言也今京師東西兩
第俱有宗廟四時饗祀相仍即目義
不濫聽私為此傳又可笑也止可誑
緣邊小識未足以示中華惜哉淨識
一從汙染頓尒沉滯 反本何期上所
列人亦如前評興亡太半隨類詳焉
撿唐臨冥報記云云 太史令傅奕自
武德初至貞觀十四年常誹毀佛僧
以其年秋暴病卒初奕与道士傅仁

鈞薛靖善後傳薛俱受官仁鈞先亡
靖夢見鈞曰先所負錢可付泥人靖
問誰耶曰即傳弈也是夜少府馮長
命夢又在一處多見是先[illegible]定
寶也又問如傳弈生平不信佛死受
何報荅曰傳弈已配越州作泥人矣
長命旦入殿庭見薛靖說所夢靖又
說之二夢符合臨在其側同差嘆之
靖即送錢付弈弈說所夢後數日而
弈卒業泥人者謂泥犁中人也泥犁
即地獄之別名矣八大地獄從茨地
下餘諸雜獄散在山中海內而受苦
也深可痛哉

廣弘明集卷第七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勑彫造